

六世达赖喇嘛

仓央嘉措

འཇམ་མཉམས་ལྷོ་མཉམས་མཚན་མཚམས་ཀྱི་འཇམ་མཉམས་ལྷོ་མཉམས་མཚན་མཚམས་

高平 著

仓央嘉措，对任何喜欢西藏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他传奇的一生和谜一样的身世，以及流芳百世的诗歌，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འཇམ་མཉམས་ལྷོ་མཉམས་མཚན་མཚམས་ཀྱི་འཇམ་མཉམས་ལྷོ་མཉམས་མཚན་མཚམས་

འཇམ་མཉམས་ལྷོ་མཉམས་མཚན་མཚམས་ཀྱི་འཇམ་མཉམས་ལྷོ་མཉམས་མཚན་མཚམ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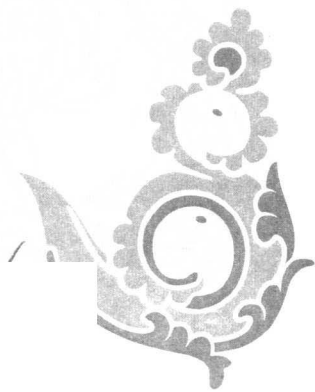
◎ 西藏文化丛书

六世达赖喇嘛

仓央嘉措

འཇམ་མགོན་པོ་འཕགས་པ་ལྷ་མོ་འཇམ་མགོན་པོ་འཕགས་པ་ལྷ་མོ་

高平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高平著.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1

ISBN 978-7-80057-889-2

I. 六… II. 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9996 号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

高平 著

出版 中国藏学出版社
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刷 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印次 2007年1月第2版第1次印刷
开本 640×965毫米 1/16
印张 17.25
字数 240千
印数 5000册
书号 ISBN 978-7-80057-889-2/K·133
定价 25.00元

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E-mail:dfhw@zzcb.com.cn 电话:010-648929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这是一部长篇小说，以清朝康熙年间西藏地方的政治、军事、宗教为背景，生动地描述了藏族伟大诗人、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短暂的一生及其诗歌创作。

本书作者以在西藏生活过多年的亲身体验，以对诗人充满感情的情怀，以诗人的笔触描写诗人，读来更为真实动人。



责任编辑 李焯

封面设计 印象迪赛

13910575075

目 录

一	被驱逐的情侣	1
二	五世达赖圆寂	8
三	仓央嘉措诞生	16
四	绝密的决定	24
五	童年的悲欢	34
六	逃不走的冒充者	43
七	初 恋	51
八	处女作	62
九	政治赌注在加大	74
十	康熙皇帝怒斥桑结	84
十一	达赖六世突击坐床	92
十二	金顶的“牢房”	108
十三	风从家乡吹来	117
十四	被杀的和嫁人的	128
十五	贵族小姐	139
十六	布达拉宫下的酒店	154
十七	三箭与三誓	163
十八	默思与退戒	172

十九	雪地上的脚印	185
二十	第巴的“吃土精神”	198
二一	大昭寺前的恩仇	212
二二	桑结之死	227
二三	诏执京师	241
二四	茫茫的青海湖	253
二五	余波在荡漾	262
	参考书目	266
	附录:第五、第六世达赖喇嘛大事年表	268
	后记	270

一 被驱逐的情侣

在西藏南部门隅地区的夏日错,有一个名叫派嘎的小村落。正像西藏的许多小居民点一样,偏僻和贫苦是它的最明显不过的特征。

雪山上吹下来的风里夹带着刺骨的冰针。人们只有在走进那些低矮黝黑的石板房,盘坐在燃烧着木柴或者牛粪的炉火旁的时候,才会感到些许的温暖。

但是在扎西丹增的家里,真正的春天已经降临了。他的心比炉火更热。连日来,他一直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没明没夜地忙碌着。细糌粑、青稞酒、茯茶、酥油、风干牛肉都已经准备好了,但他总觉得还应当干些什么,经常在屋里转来转去,半举着两只手,而头脑中除了紧张的喜悦外则是空白的。

扎西丹增是个见善则柔、遇恶则刚的人。由于他在寺院里学过经典,通晓白玛林巴密教,甚至有密宗大师之称,还会唱很多的酒歌,在这一带受人喜爱。但这喜爱中所包含的,多半是感叹和同情。十多年来,他使出了全身的力气,费尽了最大的心机,始终如一地赡养和医治着年老病重的父母。像松柏四季不凋地守护着山岭,风雪再猛,从不落叶;生活再苦,决不求人。直到三年前父母双双去世的时候,才向姐姐借了一点钱办理丧事。之后,家里就剩下他一个人了。只有十里外的早已嫁出去的姐姐算是他的亲属。但他越来越不愿和她来往。他曾经感到非常孤独,屋子虽小,却空荡得可怕。同时他也有一种解脱感,好像多年来被无形捆绑着的双

手忽然松开了。这时候他才意识到要创造自己的生活。他到处给人帮工,不嫌脏累,不分远近,有时几个月不回来。很快,他就连本带利地偿还了所欠姐姐的债务,修缮了自己的房屋,还有了一点积蓄。现在,他居然要办喜事了。已经四十岁了,青春方才开始,但他并不怨天尤人。有时迟开的花,倒格外芬芳呐。

正当扎西丹增陷入莫名的遐想时,“啪啦”一声,门被踢开了。扎西丹增一惊,抬头看,满脸横肉的姐姐正站在他的面前。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每次见到姐姐,就立刻想起那句谚语:鸡爪上刮油,羊角上剔肉。扎西丹增使劲眨了一下眼睛,像要关闭回忆的窗子,竭力使自己不再去想那条谚语。

“阿佳拉,贵体健康!”^①

姐姐从嗓子里哼了一声,一屁股坐在卡垫上,与其说是大模大样,不如说是显示威严。她向房中扫了一眼说:

“听说你要成婚了?”

“是的。”

“什么时候?”

“快了,正月。”

“倒是吉祥的开端。”

“是的。”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姐姐?”

“我准备请你来喝喜酒。”

“都准备齐全了?”

“还凑合。”

“钱是哪里来的?”

扎西丹增一听这话,被激起了一腔怒火,满腹心酸,他再也忍不住了:“这些年,我过的是什么样的穷日子你是知道的。我一没有土地可以出租,二没有银钱可以放债。抓头上,乱发一把;抓身上,毳毳一片。瘦牛只有一条,支差的驮子却有九十九。我只有靠两只手拼命干活。我比鸡起得早,比羊睡得迟,一天忙得屁股不沾土。我为什么不能成家立业?”他举起了颤抖着的双手,接着说:“有钱人的炒锅是铁的,穷人的炒锅也不是泥捏的!”

^① 阿佳拉,藏语“姐姐”。“拉”是敬语。

“住口！”姐姐忽地站了起来，“这几年你究竟干了什么，别人不知道，我可是心里明白。大蒜是偷着吃的，蒜味儿却当面跑出来了。我看你一定是偷……”

扎西丹增说什么也没料到，他的姐姐竟然毫无根据地怀疑他，而且当面说出个“偷”字来。是的，即便使用的是金子做的佛像，打在头上也是很疼的；即便是自己亲属的侮辱，也是很难忍受的。凭着他对姐姐的了解，他断定她此来有着不善的图谋。

他冷静地问道：“干脆说吧，你想要什么？”

姐姐脸上透出了一丝得意的暗笑，斩钉截铁地命令道：“滚！马上滚！远远地滚！永远不要回来！”

“次旺拉姆怎么办？”扎西丹增问。

“那我可管不着，你去问她好了。”

“不用去问了，我来了。”次旺拉姆从容地走进门来，抓住扎西丹增的手说：“庄稼不收灾一年，夫妻不和灾一生。我永远听你的。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就是喝苦水也比牛奶甜。”

对于扎西丹增的一颗苦透了的心，次旺拉姆的这番话真比纯奶还甜，比甘露还清凉。

次旺拉姆是一个娇小的、西藏的南方姑娘。由于她品德高尚，信仰虔诚，施舍大方，文雅蕴藉，后人认为她出身于名门。传说中说：藏王松赞干布有一支失散了的后裔，有的脸上生着狗嘴，有的头上长了角，是不吉祥的征兆，于是被放逐到门隅地方。过去了若干代以后，其中一个名叫嘎玛多吉的男子，娶了一个名叫阿布迪的妃子，在藏历土狗年生了个女儿，她就是次旺拉姆。

“次旺拉姆！次旺拉姆！”一个年轻人气喘吁吁地奔来。

“朗宗巴大哥，您请坐。”扎西丹增恭敬地迎接着。急忙从木柜里抽出一条哈达举过额头，朝朗宗巴献了上去。

“谁是你的大哥？你比我还大十岁呢。”朗宗巴伸出一只手将哈达拨在一边。但他随即发现扎西丹增的姐姐坐在窗前望天，又一把将哈达抓过来托到她的面前，深深地躬下身去说：“阿佳拉，你倒先来了。”

这位“阿佳拉”接过哈达，反手朝上一扬，搭在朗宗巴的脖子上，算是回敬，又继续昂头望天。

“扎西丹增，你是决心要娶我的妹妹啰？”朗宗巴问。

“大哥，您是答应了的。”

“那时候，我考虑不周。现在，我们来谈谈条件。”

“哥哥！你怎么又……”次旺拉姆急了。

“请讲。”扎西丹增冷静地说。

“你也算是一个有点学问的人，你不会不知道，”朗宗巴显出一副更有学问的样子继续说：“33年以前，第五世达赖喇嘛就曾经下令，让所有教派的教徒都改信黄教。达赖佛还派了自己的门生——亲密的朋友梅惹喇嘛来宏扬黄教。遵照佛的旨意，我已经改信黄教了，你们家可是世代信奉红教^①的。你要想娶我妹妹，必须也改信黄教。”

“你知道，我虽然学的是密宗一派，但信奉的不也是释迦牟尼吗？”扎西丹增反问。

朗宗巴张口结舌了片刻之后，掏出用羊角做的鼻烟壶，在大拇指的指甲盖上敲了敲，吸了三下鼻烟，打了一个喷嚏，这才说：“第一条你办不到。第二条嘛，请婚酒你送过了。聘礼呢？交得起吗？”

“多少？”扎西丹增认真地问。

朗宗巴轮换地伸屈着指头：“一匹马，两头牦牛，三只羊。”

次旺拉姆真想哭出来。她上前拽住哥哥的袍袖，狠命地摇着：“哥哥，你为什么说了话不算数？你为什么不讲道理？就连乞丐的打狗棒还有个倒顺呢，你这样做算什么堂堂的男子汉？”

朗宗巴将妹妹一把推开，说：“反正我不允许你嫁他！除非他答应条件。你跳？鸡再跳还能跳断了梯子！”

“水和奶搅在一起，就是用金勺子也分不开！”次旺拉姆毫不示弱。

面对这样的哥哥姐姐，扎西丹增伤透了心。他替次旺拉姆理了理散乱的头发，轻轻地说：“我们走。”

次旺拉姆点了点头，弯下腰准备去拾掇东西。她觉得已经是这个家庭的主妇了——虽然这个家在她还没有正式得到的时候就将失去。她把一只准备结婚时款待客人的羊腿插进糌粑口袋里，

^① 红教，也称宁玛教派，因其僧侣衣冠皆红，又称红帽派，修密宗。

又去搬烧茶的铜锅。扎西丹增跨出房门，到院中去牵他的牛。一对情侣默默地忙碌着。他们知道，山上滚下来的石头滚不回去，哥哥和姐姐的贪心收不回去。俗话说：吃肉的老虎再饿，也不会吃自己的肉。他们的哥哥姐姐却吃到了弟弟妹妹的身上。走吧，远远地走吧，快快地走吧。让他们去得意好了，树根既然烂了，叶子必然干枯；心肠既然坏了，不会有什么幸福。

不料朗宗巴突然说：“除了你们身上穿的衣服和能够背动的食物，其他东西一律不准带走！”姐姐补充说：“若是能抬动，你们可以把房屋当轿子抬上。”

扎西丹增把已经牵在手里的牦牛缰绳甩在地上，握起次旺拉姆的手，跨出了篱笆大门。

冬天的风在旷野上使劲地刮着，低矮的枯草在瑟瑟地抖动。沙砾上，四只脚并排着，沉重而缓慢地向前移动。冷漠的阳光在灰白的乱云中时暗时明。旷野上那一高一低的身影也忽隐忽现。行人是那样稀少，牛羊更是罕见，整个世界都像是空荡荡的。偶尔有三两个看不清的物体在前面一起一伏地朝他们靠近，那是磕着长头到拉萨去朝圣的男女。

一对得到了自由却失去了家园的情侣，无言地走着，走着，既觉得甜蜜，又感到茫然。昨天发生的事情，依旧像插在心上还未拔出的刀子。但是，乡亲们送别他们的情景，那些宽慰的话语，鼓励的言词，关切的嘱咐，又大大减轻了他们的痛苦。有的人愿意腾出一间小屋，让他们住到自己的家里；有的人拿出仅有的几钱银子^①送给他们作盘费；有位老人告诉他们，天冷的时候不可向北方流浪，要朝温暖的南方走；还有的流着泪水，希望他们还能回来。唉，善良的人们啊！

他们走时是那样坚决，伤透了心的人，是谁也留不住的。如今离家乡渐渐地远了，值得留恋的东西也渐渐地多了起来，就连阿妈捻毛线时用过的小木槌，村口上那块光滑的大石头……都成了使人依依难舍的有生命的东西。

^① 银子，指藏银。1750年以前，西藏没有官铸的货币，使用分量不等的银块计算，叫藏银。

扎西丹增不禁频频地回头张望,那噙着泪水的眼睛却再也看不到家乡的影子了。次旺拉姆只是温顺地跟着他走,有时带有几分好奇地向前望一望,或者向两边看一看,却不常回头。也许她不愿往火上泼油,增加他的伤感;也许她在派嘎村并没有多少可珍惜的记忆。扎西丹增作为一个孝子,那里有曾经温暖过他的父母,而次旺拉姆作为孤女,却不曾在那里得到过兄长的温暖。浪荡成性、变化无常的哥哥从没有给过她手足之爱。她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长到了21岁的。正是那种半独立式的生活使她学会了各种农活,精通家务,不乏主见,善于思考,从不掺和某些妇女津津有味地对别人说短道长。只有一种场合她不愿离去,就是当人们聚在一起夸奖扎西丹增的时候。但她从不插嘴,只是悄悄地在心底里结着她爱情的果子。

沉默得够长久了,沉默得太难受了。扎西丹增终于轻声地哼起歌来:

素白的野花圣洁,
不如酥油似雪;
酥油似雪又芳香,
不如姑娘高尚。

杜鹃花红似火,
不如红颜料似血;
红颜料似血又闪光,
不如赤诚的姑娘。

次旺拉姆露出了笑容,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问:“唱的是我吗?”她停下脚步,含情的双眼向扎西丹增忽闪着。

“当然。还有谁呢?”

“是我连累了你,让你受苦……”

“离别家乡的苦只不过像一滴水,若是没有了你,我的苦就像大海了。”

“那就不要再想家了。哪里快活哪里就是家乡,哪个仁慈哪个就是父母。不是吗?”

“对，我们快活起来吧！”扎西丹增无意中加快了脚步，自言自语地说：“鹰身上掉几根毛，碍不着凌空飞翔。”

不知是第几天，他们来到了一个平坦、富庶的地方。日后他们才知道这里是达旺地区的拉瓦宇松（即三低洼地）。也许是那成排的杨柳和家乡的杨柳十分相似，他们对此地产生了亲切之感。在纳拉山下的一个小村子里，他们停了下来，在三块已经烧得很黑的石头上架起了铜锅，次旺拉姆寻来了干柴和牛粪开始熬茶，准备吃他们最后剩的两碗糌粑。这时，一个六七岁的男孩子走过来，睁大眼睛望着这两个异乡人，丝毫没有羞怯的神色。

扎西丹增一面用羊皮风箱扇着火，一面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刚祖。”小孩高兴地回答，“我阿妈说，我很小的时候，是脚先生出来的。”^①

次旺拉姆抿嘴笑了。她问：“这个地方叫什么？”

“叫邬坚林。你们看，那边的寺院可好看了，里边的酥油灯比天上的星星还多呢！你们不知道吗？你们不是这里的人？”

扎西丹增和次旺拉姆互相注视了一下，会意地点点头，几乎是齐声回答说：“从今天起，我们就是这里的人了！”

^① 刚祖，藏语，意为脚落地。

二 五世达赖圆寂

邬坚林寺附近的一座小房子里挤满了贺喜的男女，扎西丹增和次旺拉姆的婚礼正在举行。这原本是要在正月初办的事，因为被迫迁居，推迟到了二月底。也好，这地方气候暖，柳条已染上了鹅黄，心里的春天与心外的春天完全融合了。

有名的歌舞之乡在有人结婚的时候当然少不了歌声，此刻，人们唱着赞新娘的歌：

美德俱全的姑娘，
像翠柏一样的姑娘，
性情温和、亲切、善良，
就像“大自在天”的公主一样。
献给你这条洁白的哈达，
愿你财富、人口、运气三兴旺。

在一阵欢呼声中，次旺拉姆不好意思地向大家道谢，不停地给客人们斟着浓浓的青稞酒。赞美新郎的歌声又唱起来……热闹了很久，有的人困了，有的人醉了，这才由老年人带头纷纷告别。

新郎新娘送走了客人，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混合着泥土清香的空气，望望天空，晚霞早消失了，北斗星已经清晰可见。

就在遥远的北方，北斗星的下面，在拉萨的正在重建着的布达

拉宫里,这时候——清康熙二十一年(藏历水狗年,公元1682年)的二月二十五日,发生了一件西藏历史上的大事:

第五世达赖喇嘛逝世了!

扎西丹增和次旺拉姆就是做一千个奇幻的梦,也绝不会想到他的逝世竟会和他們尚未出生的儿子发生那样直接的、紧密的、重大的联系。有谁能预测那戏剧般的偶然,揭开未来的生活之谜呢?

五世达赖名叫阿旺·罗桑嘉措,明朝万历四十五年(藏历火蛇年,公元1617年)九月二十三日出生于西藏山南琼结的清瓦达孜。父名霍尔·都杜绕登,曾任过宗本职务。母名贡噶拉则,出自信奉红教的名门贵族。万历四十四年的最后几天,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不明不白地死在哲蚌寺以后,第巴^①索南若登派人四出寻找转世灵童时发现了,会同四世班禅和高级僧侣、贵族、蒙古头人把他确认为达赖五世。他15岁被迎到哲蚌寺供养,18岁时由班禅授了沙弥戒,25岁正式做了西藏的政教领袖。40年来,做了许多重大的事业。人们都称他为“伟大的五世”。

他从去年——藏历铁鸡年九月六日病倒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卧室。老年人本来就习惯于回忆,何况又在病中。他经常斜倚在厚厚的黄缎子包成的羊毛垫子上回想往事,一幕一幕,像挂在眼前的“唐卡”^②。他想得激动的时候,就抓起漆花木柜上的铜铃摇几下,让侍者送壶酥油茶来喝几口,强闭上眼睛,想镇静一会儿,休息一下。接着,那些自豪的往事又闪现在他的眼前——他下令大加扩建布达拉宫,他使其他教派都改信黄教,他到北京觐见顺治皇帝,他给一些新的寺院主持开光仪式,他进行各类寺院和僧侣的大普查,他制定了财政制度,他颁布了藏族自己的民族服装,他为整顿僧俗纪律巡视各地,他撰写了《学习珍珠蔓》等多种著述……现在,他已经是全藏名副其实的教主了。在他的统领下,有1800座寺院,10万名僧人啊,真不少哇!……他怀着自慰的心情,

① 第巴:也译作第西、第悉、第斯,译为呆斯更接近原音。本义为部落首长,头人。因其实际是总揽西藏政务的首席大臣,于是就成为达赖的代理人,已延伸为摄政、藏王之意。

② 唐卡:一种绘在布上,用锦缎装裱起来的可以悬挂的佛画

缓慢地扳着指头总结自己的长处：冷静、严肃、决断、寡言、博学、宽厚……他再屈着指头历数自己的短处……唉，恐怕只有自己才敢这样做。他的心乱了，只好又摇起了铜铃。

近几天，他的病情更加沉重起来，竟然处于昏迷状态了。忽然，他听到了歌声，一会儿好像很远，一会儿又好像很近。歌词是什么，他听不清。正守护在他身旁的第巴桑结甲措却是听得出的。那歌中唱道：

兄弟要是有一个，
只有在家支乌拉^①；
兄弟要是有两个，
一个要去当札巴^②；
假若再有三弟弟，
最好赶快逃出去，
要不就在家装哑巴。

桑结甲措听着，皱起了眉头。他摇动了那只惟有达赖本人才能动用的铜铃。侍者以为是达赖清醒过来了，惊喜地跑了进来，见是桑结甲措，立刻低下头听候吩咐，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儿，预感到这座宫殿里快要更换摇铃的主宰了。

“是修筑宫殿的……乌拉们在唱吗？”桑结甲措脸色阴沉地问。他不喜欢使用乌拉这个词，倒不仅仅因为它来自突厥语，还在于它赤裸裸的词意是人身差役、强迫劳动。尤其用在被征来修建圣宫的人的身上，不大符合于群众对领袖的自觉拥戴和对佛的无比虔敬。但他还是使用了。

“是的。”侍者轻声回答，“山坡太陡，石头很难运上来，小块的，山羊驮；大块的，用人背。唱唱歌能减轻劳累——伟大的五世是这样说过的。”

“这我知道。”桑结的语气里并没有责备他多嘴的意思。

① 乌拉：无偿的差役。

② 札巴：普通僧人，还够不上称为喇嘛。